



時尚風潮

記「棕腹大仙鶉」兼談野鳥的餵食與拍攝倫理

● 呂昇陽*



2019年11月24日午後經過東寧公園時，看到了幾位拿著長鏡頭的人在林間仰頭張望，莫非東寧公園又來了什麼珍奇的野鳥？經詢問，原來是前兩日有人在此林間發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現了一隻罕見的迷鳥—「棕腹大仙鶉」，這是東寧公園繼去年出現稀有的「赤翡翠」之後，再度有難得一見的野鳥蒞臨。此鳥是一隻不該出現在台灣的迷鳥，所謂迷鳥者，《台灣野鳥手繪圖鑑》有云：「正常狀況下，這些鳥類正常的活動範圍不包括台灣地區，由於方向迷失，氣候干擾，年輕個體缺乏遷徙經驗等因素而出現，其發現頻率以數年或者更長時間才會發生一次。」¹

棕腹大仙鶉體長約 18 公分，雌雄異色，雄鳥的羽色主要是漂亮的寶藍色，母鳥則較為單調。這次出現在東寧公園的是一隻母鳥，母鳥的身體大致為棕褐色，「喉間有白色前頸環，頸側具亮藍色斑」²是一大辨識特徵（如圖）。

據說牠最先被意外發現時，是停在一棵盾柱木上，所以盾柱木成為牠此後最常出現的熱區，偶爾也會停在附近的黃金間碧竹、春不老，甚至為了覓食還會下來停棲在人為擺設的苔石、枯木或竹枝上。

去年出現的赤翡翠，雖說只在樹冠層覓食，但因其體型較大且羽色鮮豔，所以在綠林中不難尋找，是以並沒有出現人為餵食以利拍攝的情事。但今年這隻棕腹大仙鶉屬小型鳥，再加上是雌性個體，羽色較淡，因此很難在群樹中尋找牠的蹤跡，所以今年拍攝現場便有一些老前輩試圖透過在牠最初被發現的盾柱木底下，定點投食以引誘、馴養大仙鶉來棲固定的熱區以遂其拍攝的目的，此行為鳥界謂之「誘拍」。



在這網路社群如 FB 或 LINE 發達的年代，東寧公園出現罕見迷鳥的消息在一天之內便傳開了，很快地便有來自台灣各地的鳥友前來觀賞紀錄。當一大群鳥友集結來此拍鳥時，也就引來平時在東寧公園運動的市民的好奇與圍觀，只見有一位特別從台北搭高鐵下來拍鳥的女士利用她的相機螢幕不厭其煩地的跟在地人介紹此鳥，

¹ 蕭木吉主撰、李政霖繪圖：《台灣野鳥手繪圖鑑》。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4年。頁17。

² 同前註，頁344。



她說：「這隻鳥的名字叫棕腹大仙鶴，牠是母的，顏色比較單調，如果是公的，就很漂亮喔。牠在春天、夏天時住在中國四川、雲南一帶，秋天就會飛到中南半島的越南等國度冬，現在不知怎的竟迷路飛過台灣海峽，飛到台南來了。這隻鳥很可憐，牠幾百里、幾千里的飛，體力透支，我們略盡地主之誼，灑些食物，幫牠補充熱量與營養。現在的台灣，因為自然環境的破壞，加上入冬，所以這隻迷鳥可能會找不到足夠的食物，如此也就沒有體力飛越大海到更南的國家去。再者，台灣很多農作物都有灑農藥，就像萬丹的紅豆，牠若吃了可能會被毒死。所以我們餵牠是在做好事。」只見圍觀的一對老夫妻頻頻點頭，深表同感。

可是當我回家逛臉書的社群時，卻赫然發現有一個名為「不自然○○」的社群，他們偷拍了這些餵食的人(也包含現場其他來自各地的單純拍攝者)並貼到臉書加以辱罵，包括「混蛋」、「無恥」、「大屍(取其與『大師』諧音，乃一反諷的手法)」、「不要近拍這些大屍喔，否則連屍斑都看得到」……，諸如此類，言詞之偏激、放肆，著實令人震驚。

我大致瀏覽了他們網頁歷來的內容，也因此對他們的屬性、格調有所了解，這是一個標榜生態保育的社群，其初心甚好，然而其手段、言語卻不無可議，尤其是針對特定對象(例如某拍鳥社群的黃姓女負責人)，為批評而批評，有時甚至未經查證，即捕風捉影做出惡毒的攻訐，結果原來是烏龍一場(例如2019年12月18日台南中山公園訛傳「灰腳秧雞」受傷事件)，遺憾的是主事者並未就此事件道歉，反而惱羞成怒。³此正如《莊子》成玄英《疏》：「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己之短，唯欲斥他為短，自取為長。」⁴這些人擎著生態保育的大旗，然後肆無忌憚的偷圖、偷拍、謾罵，故有生態魔人、正義魔人之譏。



³ 詳見該臉書2019年12月24日上午3:58的江姓版主的貼文，其標籤是「覺得火大」。
⁴ 戰國·莊周著、清·郭慶藩編：《莊子集釋》(上)。台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年。頁61。



人類可不可以在偶然遇到野鳥時施以暫時性的餵食而將牠留在一處熱區以利觀賞或拍攝，這樣的行為到底是無傷大雅或竟是一種利他的慈悲？還是一種必須加以嚴厲譴責的傷天害理的惡行。面對這兩造雙方截然不同的認知，誰對誰錯？每當夜闌人靜之時，我試著傾聽內心的聲音，卻依然無法分辨誰是誰非。惘然之餘，我想起了郭象注《莊》所說的「未果定」⁵，是啊，緣於成心的是非本就是靠不住的。我應效法莊子的精神超越世俗的是非而「照之於天」。於是因著這次俗世拍鳥所存在的亂象切入，我再次細味莊子以下的至理名言，希望可以在沉澱之後貞定人生的方向並作為以與世俗處的行為與思想的依歸。

《莊子·齊物論》：「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⁶ 對此，成玄英有很好的註解，其疏曰：「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



非；我以彼為非，而彼亦以自為是也。」上文中的「自以為是」，究其原因則如《莊子·齊物論》所云：「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關於「成心」與「是非」，成玄英《疏》：「夫域情滯者，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郭向《注》：「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既然各師其成心

，故難定其是非，此即郭向《注》所云的「未果定也」，所以莊子認為「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⁷。

晚明董其昌為其摯友陳繼儒的山中別墅(「婉孌草堂」)所題的門聯曰：「人間紛紛臭如敝，何不登山讀我書」，斯言不誣。然而吾人生在這一個地球人口爆炸的年代，可游可居的山林淨土已難尋覓，再加上困於現實，想要高蹈遠引談何容易，幸好莊子早

⁵ 同前註，頁 68。

⁶ 同前註，頁 66。

⁷ 同前註，頁 68。





已為吾輩指引了方向，解決了困境，《莊子·天下篇》有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箇中妙處在不只可與世俗處，又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落實在現實人生，對於一個胸懷自然之心的人，工作之餘，避逃山林水湄以賞鳥、拍鳥，確實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向。雖說此間仍難免遇著上述的一些鳥事，即須和一群人湊在同一處賞鳥、拍鳥，不過這樣的情況畢竟不常發生，絕大部分的時間，賞鳥、拍鳥都可以是一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自家事。細說來，若是往遼闊偏遠的溼地尋訪水鳥，那麼選一群鳥畢集的蘆葦蕩，只要守著一只沉重的長鏡頭，從日出到日落，彷彿可以終老；若是尋訪山鳥，則只需一只望遠鏡和伸縮鏡頭，就足以在山林散策偶遇飛羽時隨機捕捉到稍縱即逝的身影。

